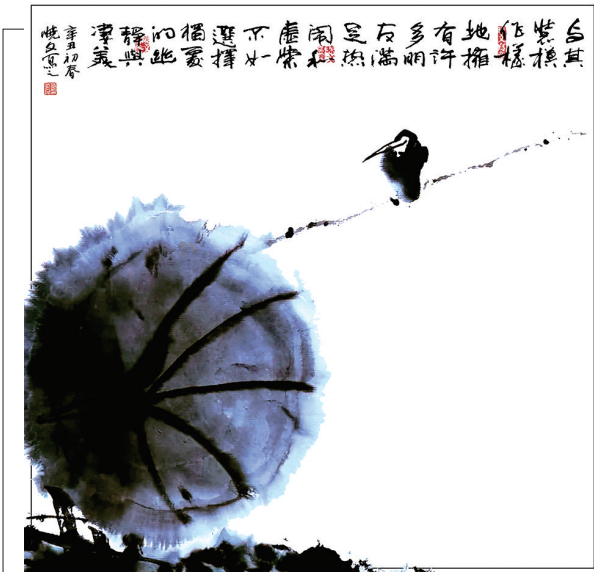




与其装模作样地拥有许多朋友满足热闹和虚荣/
不如选择独处的幽静与凄美

□奚晓文

《秋意》

□白杨

意兴阑珊的秋
那一抹金色
染得天际金碧辉煌
庄严和威武

变幻成翩翩佳公子
手持玉箫 在湖畔
玉树临风的吹奏
风求凰

绵绵不断的秋雨
像珍珠般扑打着屋顶
抑扬顿挫的吟唱
丰收之恋

一阵风一阵雨
驾着夏日的老牛
赶紧慢慢赶
销售着烧得通红的期盼

八月未央的燃烧
在九月 初秋时光
柔柔弱弱的雨

九月 秋意漫漾起欢快
梧桐树叶一片一片飘来飘去
西北风一阵一阵的刮来
在风中 落叶逸飞着
弧线形的舞蹈
潇潇洒洒走一走
生命如此 又何必悲伤

天凉如水 秋意微澜
捡拾起落叶
经秋雨洗涤
一颗驿动的心
停靠在秋风的湖畔

狂狷的县令（读书笔记）

□红小胖

一

万历十二年十月，一份由刑部主事俞显卿弹劾礼部主事的奏章，被送达御前阅览。奏章中描述了身为礼部主事、原青浦县县令的屠隆，与朝廷功勋之后、西宁侯宋世恩，竟然在酒局宴会的众目睽睽之下大行“淫纵”的丑闻。随之，被弹劾的两人纷纷上章自辩。一时间，这则桃色事件在大明朝北京城里的臣工同僚中闹得沸沸扬扬、滚滾开开。

然而，只要稍谙世故的人便会看出此事中的几分蹊跷。一来，俞显卿既然没有亲身经历那场被称为“淫纵”的酒局，那么他向皇帝的报告也便应然来自于道听途说。二来，刑部之事在法；礼部之事在仪。一个刑部主事去举报一个礼部主事的道德品行，总难逃越俎代庖之嫌。

岂料，大怒的神宗要求全面彻查，以作为惩罚的依据，但结果却为“查无实事”。由之，首先发难的俞显卿以“出位渎奏”被削籍；但令人不解的是，被弹劾的两人并没有因此全身而退。宋世恩被夺禄米半年，屠隆则与弹劾者同样受到了削籍的处分，内阁票拟的理由据说是“诗酒放浪”。不成想，这位从江南而来的狂狷县令，在京履职未滿一年，就彻底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着实令时人好友感到惋惜。

二

屠隆，字长卿，号鸿苞居士，

浙江鄞县人，在赴京履职之前，曾先后在凤阳府颍上、松江府青浦任县令。这起突如其来的同僚举报，当然引来不少好事者的围观。中国人对“查无实事”之类的内心判断，一般总倾向于“莫须有”，但要说刚做京官的南蛮子是贪污腐败的夤缘窃位者，则与此前他在地方的政绩绝不相符。

万历六年，屠隆在辞别与他八十里相送的颍上县民后，走在了去青浦县赴任的路上。十一月，天寒地冻。青天白日间，青浦县令看到山谷之中竟有一群人破衣烂衫，嚎哭不止。问之缘由，才知他们是被官府强制差派的河工。如今正值冬月，官府将他们暂时放还，不管不问，不支一钱。而这些人离河南老家尚有千里，进退两难，只能以哭赶死。

这样的情状，深深触动了屠隆。他随即拿出自己的盘缠送与这些可怜之人，以便他们可以有回家的气力。而如此作为，并不见得是一个尚未到岗县令的分内之事。

同年十二月，屠隆到青浦任上。当时的青浦，还只是一个刚刚七拼八凑起来的穷困小县。

据史料记载，嘉靖二十一年，析华亭县西北修竹、华亭二乡，上海县析西江、北亭、海隅三乡，置青浦县，县治青龙镇（今白鹤镇）。嘉靖三十二年，废县。万历元年，再次置县。从屠隆《由拳集》中可见，青浦城中庐舍寥落，大都是贵官大家的别业，但百姓

贫困，赋税高达十数万钱。一面，是权贵仗势欺人，用公家钱圈养青皮光棍，为他们管理土地，催租的小吏根本敲不开朱漆的大门；一面，是无助小民受尽刀俎剥削，有的因不堪重负大量逃亡，有的因维持生计沦为大家的帮闲走狗，还有的则即便易麻贸丝、卖儿鬻女也换不得足可糊口的钱来，只能背井离乡、乞讨逃亡。

面对繁重的赋税、横向的土豪、混乱的治安，屠隆以其一个七品县令尽可能作为的范畴之内，多管齐下，艰辛治理。

屠隆首先将赋税过重导致农户逃绝作为突破口，大力招募乡野村民领种荒地。然而，告示贴出多日，应举者却寥寥无几。原来，过去凡是领种告帖的村民，都不能做到第一时间落实配发安排。等候时间长了，自然小民就会领悟到要给贪吏奉上科索之费，这实在是滋生腐败的大大漏洞。为此，屠隆“另立新法”，一个月之内前来领种荒地的农民不下三百余家。

然而，复垦荒地本身需要工费成本。但县府的官帑却不能随便列支賑恤，即便向上宪申请，也会得出送钱与小农的迂腐认识。于是，屠隆就将自己的俸银和衙门里尚能县级支配的官银拿出来，作为开垦的工本。但所筹不过百两，他又劝谕富民大家于民间自相赈助，所谓“尚义量力，不拘多寡”。当然，聪明的县令深知青浦土豪劣绅哪里肯做“赔本的

买卖”，所以对“以富济贫”者设立了专门的奖赏制度，或兑换其罪责，或兑换其差役，甚至赈助高者还旌奖以匾额、赏赐以衣冠。

屠隆的治理策略，体现了“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念，却迎合并兼顾了权贵大家需求的体面，遂使当地经济走上了持续恢复的轨道。曾有一位友人赴“乡饮”，经过青浦县，信步拜访屠隆。那时，已是夜晚，这位友人乘醉徜徉于青浦街市之上，却满眼张灯结彩，一片光明景象。那友人诗兴大发，口占云：

一入花封地，
朱灯璨玉楼。
偶逢县令坐，
疑宿古扬州。

还有什么，比自然流露的口碑更好的赞许呢。据民间传说，屠隆也是游园灯会的首倡者。

三

然而，一两次让员外老爷们高兴的好事毕竟是有限的，整个社会的不公却不会因此一抹，与当权者的正面冲突并不可避免——治安的混乱，直接源头就来自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的为非作歹。

翻开松江府志、青浦县志，留下了太多屠县令精于诉讼、明察秋毫的事迹。一日，屠隆巡视青浦县狱，忽听牢房中传来琅琅读书声。兴奋的县令寻声而去，询问寒暄几句之间，便甚是赏识囚徒书生的才学，却也因此牵出了一桩棘手冤案。所谓棘手，一是这个名叫陆明扬的书生，所犯之事乃在上海县，青浦不过是他的羁押地，你青浦县令有何管辖之

权？二是当年主持此案审理的上海县令，如今已荣升御史，你青浦县令难道要担以下犯上的风险？

事已当前，义不容辞。屠隆秉承“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圣人教诲，先是上书松江府知府阎邦宁请求翻案，这位府台大人果然以原上海县令“已在台中，格不行”为由，拒不理会。而屠隆决不死心，竟越级上报南直隶巡按御史，反复陈说，死盯不放。这样一来，动静闹大。巡按御史遂授权屠隆彻查原上海县令任职五年来的所有案件，最后被屠隆“平反七十余事”！

而与屠隆罢官有着直接关系的冲突，却也发生在江南云间。原来，同在京师为官的刑部主事俞显卿，其前身也是上海县当地的望族富豪。在上海为“孝廉”时，他大造宅邸野蛮扩建，对四周的邻人“朝逼契而暮逼迁”，用尽巧取豪夺之手段。当时这所宅邸所在的长生桥，已隶属青浦。屠隆身为民之父母，秉公裁断，毫不留情。再加上，喜好诗文的俞显卿也曾向青浦县令送信请教，可屠隆爱理不理，自家室内高朋满座，却独没有俞孝廉的座位，也是给人以“蔑视”权贵的印象，遂从此结下了仇怨……

不曾想，早在发生京城桃色事件之前，南直隶的臣工同僚们，就已经先于俞显卿，把屠隆看作越俎代庖的大麻烦了。同是越俎代庖，真是天壤之别，回味无穷。就连屠隆自己都说：“祸本酝酿正在云间。”那么，是否屠隆官场蹉跎，就只是私怨这样简单呢？

(上)

抚今思昔（外一篇）

□詹超音

海默病”。得此病，智商归零。

返：回；还：复原。返老还童指的是由衰老返回到青春，即便相貌老，但精力旺盛，如同孩子。所以指的不是上面那种。

光长寿没多大意思，叟有童欢才快活。童欢其实也简单，未涉世事，不懂烦恼。老了，万事休矣，无背负，不闹心，天天坐在城楼观山景，保证欢。诸葛亮真心不想同司马懿玩，现在的老人巴不得老司马上楼来聊，最好把他弟弟的儿子司马光也带来。司马懿寿长，但诸葛亮寿短，没了对手，老司马不觉得安心，反而感到特没劲。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不少老人变得会闹腾，那是为了引起儿女们的注意。有些老人在外好斗，在家也好斗，知道难分胜负也斗。在外斗是逞能，在内斗据说是真爱，斗的过程跟小孩无异。

老人表现出类似孩童的行为跟脑萎缩相关。大脑萎缩 5%—10%，认知功能、神经抑制功能都会明显下降，从而变成“老小孩”。那些与时俱进，经常用脑的老年人却不容易“返老还童”。

我不想成老小孩，这样还童还是算了。我还想写些东西。